



山路迢迢,西溪汤汤。我来光泽前便知,这脉流水辗转至回龙潭,便换了名字叫富屯溪。那晚七点多,从南平辗转近两小时,才望见光泽党校的轮廓。未进院门,浓郁的水汽已萦绕周身。听说西溪公园就在咫尺,安顿好行李,我便急急地奔向河畔。

# 西溪的水

郑秀杰

天未黑透,西边的云烧成铁锈色,倒映水中,一溪流水便成了流动的古铜。我站在堤岸上,看这水面宽阔而平缓,唯深处水色浓绿如墨,看得久了,总觉得底下藏着什么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缕清浅气息,是石头与青苔常年浸水后独有的清凉。

走到回头弯,迎面来了一位花甲老人。他瞧出我是外乡人,点头致意。我说:“这水好看,柔。”他笑了一下:“柔?那是没到它发脾气的时候。”他告诉我,雨季的溪水涨起来才吓人,整条河都是黄的,声如雷鸣,岸边的树都能连根拔起。

我看着眼前上百米宽的河面,月光灯火碎在上面,温柔得很。我又问:“你们叫它溪?这么宽,明明是河。”老人不解释,只说:“古人叫了几百年,就叫溪。水大、水小都是溪。名字是古人给的,不能因为水大了就改口。”我愣了一下。他说的不只是水。

老人走了,留下一句“慢慢看”。我继续走,过桥左拐,下石阶,路却被一堵铁皮墙挡住了。正发懵,身后传来童音:“叔叔,你要去哪?”

两个男孩,背着书包,个头刚到我腰。高个的拿根树枝,矮个的攥着一袋零食。我说想看水。“跟我们走。”高个子往前一指,“前面是断头路,我们知道另一条。”

我蹲下来笑问:“不怕我是坏人?”高个子想了想:“怕。”矮个子却补了一句:“妈妈说了,看人的眼睛。你的眼睛不像。”“怎么看?”“眼睛里有水、有光。坏人眼睛是干的。”

那一刻,心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。我跟着他们踩着草径往前走,水声渐近,咕噜咕噜,像水在石头底下说话。穿出小树林,眼前豁然开朗:河边缓坡上,几块大石头伸进水里,像天然的台阶。

“这里是最好的位置。”高个子说。我站上那方石。月亮未圆,却极亮,碎在水面上,像打翻了装银子的匣子。高个子忽然说:“叔叔,河底为什么亮?爷爷说,河里有金子。”矮个子接话:“老师说了,不能挖,挖了河岸会塌。”

他们还告诉我,对岸那块青石叫笔架石,以前读书人去那里拜,能中举人。

风从水面吹来,带着矿物的涩味和青苔的凉。两个男孩脱了鞋,把脚伸进水里。

上游桥墩处,有人牵着黑狗游泳。矮个子皱起眉头,跑过去仰头对那人说:“叔叔,你不能在这让狗下水。这水是大家喝的。”那人笑他多管闲事。矮个子脸涨红了,弯腰捡起一颗石子,“啪”地扔向河面,溅起的水花吓退了黑狗。那人悻悻牵走,孩子们却认真地对我说:“他不听话,眼底无光。”

后来,我们坐在石头上。他们讲起太公放木排淹死的故事,讲起河里的水猴。他们陪我坐到月亮升高,水面起雾,薄薄一层贴在水皮,像河面长出了绒毛。

次日上课,邻座陈姓学员是本地人。听我谈起西溪,他点点头,说那是光泽人的命根子。第二天一早,他竟翻出一页旧刊递给我——那是1991年的《光泽文艺》,纸已发脆。上面有张立仁的诗作《光泽属于啥色彩》,借白云之口,道尽这土地上的红、金、绿,也道尽了依着这脉流水而生的日子。

后来朋友问我,第一次去光泽,印象最深的是什么。我说:水。他说,你眼睛里的水,是他们倒进去的。我想了想。也许是。



# 家乡杨梅熟了

任开旺

一进五月,闽北的山就藏不住秘密了。风里带了股酸甜气,不是栀子花的蛮横,也不是玉兰花的油腻,而是勾魂的甜酸,让你舌底立马涌出口水。这时候你就知道了,家乡杨梅熟了。

老家的婶子前几天在电话里喊我:“阿旺啊,山上的杨梅红透啦,再不回来,要被鸟啄光啦!”这声音穿过一千多公里,瞬间把我拽回了蝉鸣聒噪的童年。

那时,杨梅树是不用特意种的。它们漫山遍野地长着,像一群野孩子,不修边幅,却生命力旺盛。每到五月,原本灰扑扑的山林像是被人泼了墨,这儿一簇猩红,那儿一片暗紫。那是杨梅的红,不是玫瑰的娇红,也不是苹果的规整,而是一种熟透了、甚至发黑的、带着野性的红。

小时候,我最爱跟着堂哥上山。那时的暑假没有补习班,只有漫长得仿佛不会结束的午后。一听说摘杨梅,我们几个小鬼头就像脱缰的野马,提着竹篮往山里冲。

闽北的杨梅个头虽不大,味道却“野”得很。咬在嘴里,紫红色的汁水“噗”地一下炸开,酸得你眯眼,甜得你心颤。我们哪里懂斯文,摘一颗就往嘴里塞,手指和嘴唇都被染成紫红,像涂了劣质口红。那时也没什么洗水果的概念,顶多在衣服上擦两下,却从没闹过肚子。或许是因为那山风,那阳光,都比城里的消毒水干净吧。

母亲总嫌我们太疯。她摘杨梅的动作截然不同,专挑向阳的深色枝头,小心翼翼地剪下,轻轻放在垫了树叶的篮子里。她说这种叫“乌梅”,是杨梅里的贵族,晒干了能做药,泡酒更是上品。

说到杨梅泡酒,那是家乡夏天的大事。男人们洗净大陶瓷缸,把饱满的杨梅一层糖一层果地码进去,倒入自家酿的高度米酒。封坛那一刻,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热烈都锁了进去。过个半年,过年时启封,酒色红亮,入口绵柔。大人们推杯换盏,我们小孩就眼巴巴等着那颗颗被酒泡得发软的杨梅,含在嘴里,别有一番风味。

那时不懂,为什么母亲总要把最好的分给左邻右舍。现在想来,那哪里是分杨梅,分明是一种“共食”的热闹。在那个窄窄的村子里,谁家做了好吃的,味道是要飘过半条街的。那种人情味,就像杨梅的汁水,浓得化不开。

如今我住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。超市冷柜里也能买到杨梅,包装精美,颗颗饱满,甚至还配了小叉子。但我总觉得味道不对,太甜了,甜得发腻,少了那一抹让人精神一振的酸甜,也少了那一股子山野的霸气。

前些天,正是杨梅红透的时节,我特意请假,带着上小学五年级的孙女回了趟老家。车刚拐进熟悉的村道,那股子酸溜溜的味儿就钻进了车窗。

小孙女在城里长大,哪儿见过这阵仗。山岭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点,像无数盏小红灯笼。婶子早已在路口等,手里拎着竹篮笑喊:“快上山吧,再晚就被山雀啄光啦!”

那天,我和孙女钻进了杨梅林。山野的杨梅树歪歪扭扭,枝丫肆意伸展。孙女起初嫌弃树干黑乎乎,不肯上手,直到我递给她一颗深紫色的“乌梅”。她半信半疑地咬下,汁水瞬间在她嘴里爆开,酸得她五官皱成一团,却又立马塞了第二颗进嘴。“爷爷,这比超市买的好吃一百倍!”她一边嚷,一边踮起脚尖去够高处的果子。一双小手沾满了紫红的果汁,竟也有些我儿时的模样。

我站在一旁看着她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满是汗珠的脸上,她正小心翼翼地把颗颗最大的一颗放进篮里,说是要留给奶奶。突然间,心里那股酸劲儿就涌了上来。

我想起很多年前,也是在这棵树下,我的母亲这样站在我身旁。母亲说:“做人要像这杨梅,看着不起眼,但咬下去,要能让人记住那个味儿。”

临走时,婶子硬塞给我们一大袋杨梅。回到家,我试着按母亲当年的法子泡了一坛酒。虽然用的不是老家的井水,也吹不到富屯溪的山风,但我想,只要那股酸甜的劲儿对了,故乡也就离我不远了。



# 奶奶的夏凉秘诀

元光美

南方的夏日常裹着一层黏乎乎的热,太阳刚攀过竹篱笆,空气就闷得像口密不透风的陶缸,连院角的茉莉花都耷拉着花瓣,嫩黄的花蕊垂着头,像是被晒褪了三分神采。可奶奶总有办法把这闷热日子过得清清爽爽的滋味,她的竹篮里装着井水泡过的荔枝,灶台上温着酸梅汤,连摇着竹扇的手势,都藏着让热浪退散的秘诀。

奶奶的竹编手艺是村里出了名的。端午刚过,她就把晒得干透的竹篾搬到廊下,泡在掺了草木灰的水里软着。我们趴在竹椅上看着她编竹扇,指尖翻飞间,青黄相间的扇面就慢慢舒展开,扇骨处特意留了细密的缝隙。“这样风才透得匀。”奶奶娴熟地边编边说。编到最后,她会剪几截染红的细藤,在扇柄处缠出好看的花纹,有时还会嵌进一颗野生草珠子当坠子。傍晚乘凉时,我们举着竹扇在晒谷场上奔跑,扇风里混着竹篾的清香,还有奶奶偷偷抹在扇柄上的风油精味,蚊子们都绕着走。

屋后的老井是奶奶的天然冰窖。井台边总放着奶奶编制的竹篮,篮子里垫着荷叶,刚摘的杨梅、李子都往里装,再用长绳吊着沉到井水里。“井水凉,却不冰骨头,水果泡得刚好。”奶奶耐心跟我解说。卖西瓜的大板车刚碾过村口的石板路,奶奶就提着竹筐去换,筐里是她晾了半月的豆角干。那是她趁着清晨露水没干时摘的,切得均匀的,晒得半干还带着点韧劲,换回来的西瓜,她从不直接切开,总要先放在筛子里沥沥水,再用清水冲去瓜皮上的泥土。

没有西瓜的日子,井里的竹篮里就躺着瓷钵,装着酸梅汤。奶奶的酸梅汤总熬得稠稠的,放了陈皮和甘草,凉透了才往里面丢几颗冰糖。“慢些溶才不齁。”奶奶有些自豪地说。等我们从田埂上疯跑回来,她就提着篮子把酸梅汤吊上来,倒在粗瓷碗里,上面还飘着一片她在墙根种的薄荷叶。喝一口,酸溜溜的甜从舌尖漫开,顺着喉咙凉到心口,连额角的汗都被这股清爽吸走了。

奶奶做的凉面和北方不一样。她用的是碱水揉面,她说:“碱水和的面,煮出来滑溜,拌酱才挂得住。”面条捞出来过两遍井水,晾在竹匾里,再拌上点熟菜籽油,根根都透着亮。配菜也讲究,新鲜的空心菜烫得碧绿,黄瓜擦成丝,还有她提前腌好的酸豆角,切碎了拌在里面,酸脆得能咬出响。最绝的是她调的酱汁,用生抽、香醋和蒜末调开,再淋上一勺刚炸好的花椒油,拌在凉面里,呼噜呼噜吃下去,额头上的汗珠子滚下来,都带着香。

伏天的夜里最难熬,奶奶就把竹床搬到晒谷场。她早早就用井水擦过竹床,竹篾缝里还塞了晒干的艾草,她说艾草驱蚊还安神。我们躺在竹床上数萤火虫,看它们提着灯笼从稻田间飞过去,忽明忽暗的光落在奶奶的白发上。她坐在旁边摇着大竹扇,竹扇的风总往我们脚头送。风吹过稻田,稻穗沙沙响,奶奶的声音混着竹扇的“呼嗒”声,甜丝丝的,把整个夏夜都泡得凉凉的。

后来尝过许多解暑的方子,都不如奶奶的土办法贴心。她从不用什么新奇物件,只是把日子过得像她编的竹扇,细密又透气,让每个闷热的瞬间,都藏着恰到好处清凉。如今,那把竹扇的扇面早已磨得发亮,边缘的细藤也褪了色,可每次想起它带来的风,依然能闻到在炎热的夏日里,属于奶奶那股清清爽爽的味道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# GREEN 绿色生活, 低碳出行

